

禪閣命曰、參院白川北殿、在陪門邊、今朝自宇治奉書、其報如此、即以披見、其狀曰、抑留女御立后、以今

入内人立后事、聊不存之由、攝政所申也、又皇太后可有院號云々、以女御立后故歟、后位皆闕、先例未

聞立后事定被仰下歟、此間南向讀心經一百八卷奉春日修諷誦於三箇寺六角堂、皮、清水寺、用三位衣寺別一領

戌時許人傳、禪閣依召參御前者、頃之禪閣過余家、駐駕召余、即候參上、語曰、依召參御前、上面不正、若

心不悅歟、余泣々奏請立后、其狀曰、左大臣性急、事若不成、必欲遁世、齡過七旬、將失成長子息、縱無先

例、以老僧故許之、而况堀河院母后例在近乎、即法皇使朝隆朝臣仰此狀於大相、不仰早可宣下之由、

即幸鳥羽了、疑非唯大相抑留、亦是法皇不進給、然者以不仰可宣下之狀、及不待使歸、早幸鳥羽也、須

與朝隆朝臣參、車下申曰、大相報奏曰、自本可宣下者、承慥仰可宣下之由所申也云々、頃先奏院而密

所申也、即朝隆參鳥羽禪閣曰、事猶不成、今夜欲參御之狀、禪閣即參高陽院御在所、余歸入陪、不動尊

御前更深睡眠、曉鐘動後、大舍人助源雅亮驚之、告頭辨朝隆來由、即服直衣冠、此間禪閣賜書狀、被仰

喜悅不可言、及今日不問日之吉凶、可定雜事之由出口、遂謁朝隆朝臣、語曰、參鳥羽奏大相國復命、勅

曰、雖不知先例、入道相國所請甚切、無問舊跡、必可許之、參大相府、申此日有可宣下之報、詣禪閣申之、

被仰可仰左丞相之由、故答、只今參内可承勅之由、朝隆密問云、仰本家之外、宣上卿歟、答曰、唯仰本家、

無仰別左、此間右大將衛伏地喜悅、即參高陽院土御謁禪閣于時、禪閣奉書奏悅由法皇、須與參内、于

時東方漸明、昨今兩日、泰親行靈所祓女御立后祈

禪閣御書

只今朝隆來申立后之由、恐悅趣無極、思給者也、凡遣申無方、次第沙汰早々可侍也、今夜上卿や可入侍らん、只勅使許可來侍歟、老後忘却、無治術侍也、抑今度事、老僧身在世侍らん事、今夜許トコソ思給つれ、猶春日大明神新に御口あまりにて、筆も不被執侍也、おさなくおはするに、いとめでたく御坐候けるすくせかなとこそうつくしくおぼえ侍れ、我上いかにうれしくおぼすらん、押量思